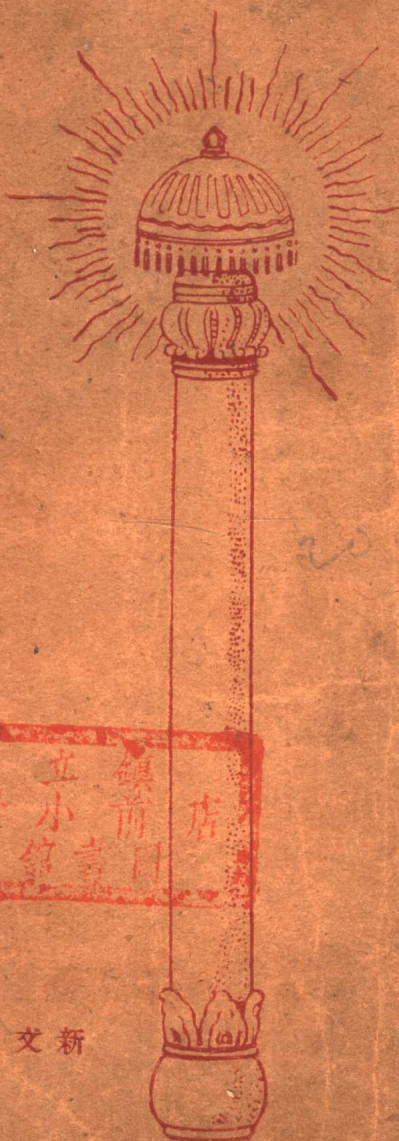


自由的基礎

盧劍波 著



新文化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出版

自由的基礎 定價大洋二角

著 者 劍 波

校 閱 者 徐 雉

發 行 者 新文化書社



版權所有

總發行所 新文化書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

各省各書局均有代售

前言

——自由主義的基礎

這本小冊子，是收集我所譯的若干短篇論文而成。這些論文雖然都是陸續公開發表過的，但因為牠們有存留的價值——在這個不自由而求自由的社會，有些人不知自由為何物，有些人不知如何去求，有些人（如馬克思列寧黨徒）竟蔑視自由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的社會——所以便又重新印行了。

我想，假如不因我的拙譯而致損及原文的意義，牠們對於現代徬徨着的革命青年是有其相當貢獻的。

劍波

一九二九年六月
於上海

反階級專政與自由的基礎

目次

無產階級專政與反革命（德國 R. Roeder）

自由的基礎（美國 M. Bašinsky）

巴黎市府（美國 H. Havel）

馬克斯主義的謬誤（美國 D. Crocker）

革命的精神（俄國 P. Kropotkin）

到革命工團主義之路（德國 I. AA）

歷史的思考（德國 R. Roeder）

國家的本性（德國 R. Roeder）

== 自由的基礎 ==

革命為何？（俄國 A. Berkman）
進化與工人（美國 H. Havel）

無產階級專政與反革命

德國 Rudolf Roeker 著

凡是留心謹慎而且沒有偏見地去考察俄國所謂蘇維埃政府內部發展的人，早就會證實俄國以外的共產黨不過是被俄國政府用作推行或發展他們的工具罷了。大部分的共產黨員都不能明白了解，自然還有許多黨員到了今天還不肯相信，他們爲自己不加思索的狂信所迷蒙，所以漠然不顧此情景到了現今竟變成如何的明顯。這種羣衆的盲目迷信，便正是此全事件的最可悲的部分。

許多時以前，Manchester Guardian 刊露了關係於蘇俄政府和德國陸軍中間的秘密關係之動人的摘發。——這種摘發的結果，等於在德國投了一枚炸彈而且將爲人所不可想像的最壞的情勢燭照出來。

曼切斯特導報確述德國的貴公子組織 Junker Combine (註一)曾在俄國建築一軍用飛機廠供德國和俄國使用；俄國的代表和德國的軍事當局曾彼此立約在俄

國建立一毒工廠；而且這種工作已於五年前開始，一直繼續下去；德國軍事當局的代表常常往來俄國，由俄國政府替他們備辦簽發偽通行證；德軍的總司令塞克蒂將軍 Von Seeckt 與俄國紅軍的高級官吏非常親善；而且有許多俄國船滿載供給德軍的軍火與軍用品到德國的 Stettin 港起卸。

（註一）Junker，德文，義為年青貴冑——譯者

（註二）Stettin 是普魯士的都城，屬 Pomerania 者，在 Ober 河之口——譯者

這個報告非常明晰而詳盡，所以牠必需地吸引了人們確切的注意。德國的軍事當局是如此公認地和純粹地君主獨裁主義的，而牠的領袖們又密接地和軍人的反動組織勾結，這些已由各種實情反覆證明了。像這樣的原素們——德軍與反動的不成功的革命騷擾的團體——與俄國的獨裁者之秘密聯合，實在是一極別緻而有趣的情景。而且所謂俄國的獨裁者，乃是偽以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的戰士自居

的。

德國政府起初也微弱地和模糊地加以否認。因此，曼切斯特導報便隨即舉出了附加的證據，而此事件便更加紛亂了。假如不是曼切斯特導報而是日日郵報 Daily Mail，則此全般事實均會視為過度愛國狂的欺騙而抹殺不論。但曼切斯特導報對於德國常居於友誼的態度，其摘發亦所以警示德國政府，言及莫斯科與德國陸軍間之秘密契約之訂定，一若未為德國政府所不知者。

德國所有的國民黨（或國家主義者，註三）和共產黨報紙起初都指謫曼切斯特導報的陳述乃是有意識的和熟慮過的欺騙。

（註三）說各國的國民黨都是國家主義者，並無不合——譯者

然而俄國的機關報紙却沉默着：他們想愚蒙這回事件，雖然各處的輿論一致地起來注意牠。不久牠好似被迫不過了，然而蘇維埃的報紙仍不公開地辯斥，却藉助於逐字句的遁詞和半承認，這只是使曼切斯特導報的摘發更為可信而已。

二 基礎的由自 二

尼古拉布哈林在莫斯科的共產黨會議上宣言道：

「我們無須秘密牠，而且我也決未秘密過我們曾和德國的貴公子們的組合訂立契約以製造軍用飛機，而且已經製造了多少時候。我們直率地說，我們不拒絕任何政府要在俄國製造飛機，或爲供給牠以防禦其祖國所必需的其他軍用品，假使牠能夠付我們的值。」

布哈林的言詞是很注意地發出的，但因爲他的一切自白，已是使任何智者曉然了。布哈林將俄國政府和塞克蒂將軍和紅軍的高級官吏間的親密關係置若罔聞，而且他也不理會到由俄國簽發的僞通行證，俾德軍的官吏持之來往俄國以與紅軍領袖商議。然而他承認俄國政府依照與德國貴冑組合訂立的條約，以軍火和軍用品供給德軍。

這些條約始於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三年，正當那時，德國共產黨正組織武裝起事於Saxony, Thuringen, Hamburg、和別的地方。一切的起事，都被德軍於

德國工人的流血中破碎了；但正當那時，俄國政府却以軍火和軍用品供給德國。那是如何可怖的奸狡叛逆啊！我們在歷史上簡直尋不出類似的事！無產者被德國軍人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所供給的子彈來擊斃了！許多在此次起事中被傷殘逮捕的工人仍然在德國監獄中困頓着，而布哈林却向他的徒輩擔保道，他的政府將繼續以軍火和子彈給諸德軍。

當曼切斯特導報所摘發的真實變成十分明確的時候，德國共產黨的中央機關報「紅旗」Red Flag 依然繼續否認這些事實。繼而柏林的「前進報」Vorwärts 印出了一文件的真板，那是從德國陸軍部的軍用品處的文牘中得來的。這公文乃是一張在打蒙士達脫國家銀行 Darmstadt National Bank 電匯往莫斯科工商業銀行 Probank 的五萬元匯票，由紐約公正托辣斯公司作中人，這件文件，有明確的簽押和印記，日期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而且牠的真實簡直是決無疑問的。

再者：社會黨人苦斯提勒爾 Kinstler 也發表一些從僱傭於俄國托羅茨克 Trotsky 城的柏爾梭 Beel 工廠的德國工人們中間來的陳述，證實了他們曾經爲德國陸軍製造毒瓦斯的事實。苦斯提勒爾接着又印了一張通行證的真像，是由俄文繕寫，更由毒瓦斯廠的經理烏夏可夫 Ushakov 簽的字，那通行證是給與工廠內的各個工人的，沒有牠，是不能入廠和離廠的。

看了這些工人的報告，對於這情況的詳情更可顯然，而且還確定了以下的事實：那在托羅茨克（在佛爾加河 River Volga 上，接近沙瑪拉 Samara）的柏爾梭毒瓦斯廠是由德國漢堡 Hamburg 的斯安呈堡格 Stolzenburg 行號所經理；斯安呈堡格君乃反動的德國國家社會黨之一黨員，而且他的行號乃爲俄國辦理接濟德國陸軍的事務，即是德國的「格撫」部「Gefu」Department（「格撫」由首字母表示「工業事業進步會社。」）

這是和駐在俄國的德軍的第三「事業」有關係的，即是說，和製造毒瓦斯有

—— 自 由 的 基 礎 ——

關係的。他們雙方並未曾否認過，甚至於沒有否認的企圖。這證據是明顯而可信的。然而德國共產黨仍然否認俄船在 *Swedish* 港起卸軍用品。國會中的社會黨人，若斯提勒爾刊行了 *Swedish* 港碼頭工人們的報告，他們是在最近的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起卸俄船上的軍火的。這些工人們得的工資，例外高於德國情境——每天四十馬克，而且被迫在船上安睡。

那些報告，在別的事體中，證明單單從 *Arnhof* 船上有二百五十噸榴彈，口徑七·七生的米突，轉運在 *John Brinkmann* 船上往 *Kiel* 輸送。每一彈重十五磅，而二百五十噸包含六萬發子彈。在 *Swedish* 有三十萬砲彈上陸，由這些碼頭工人處得來的證據是如此的清晰而周詳，已足使他們不能再反對了。再者，德國的陸軍總長格斯勒爾君 *Herr Gessler* 在國會中答覆社會黨人的質問道：在三月二十九日德國陸軍曾從俄國得到軍用品，而且已償付過了。這位陸軍總長並說此款非出自國幣，而是從別處來的。

—— 自 由 的 基 礎 ——

在德國的蘇維埃槍彈曾在德國生出一大騷動，而且證實已經給德國共產黨一可怖的掃擊，當在國會裏辯論的期間，一個共產黨的議員時瓦茨博士 Dr. Schnatz 很嚴酷地攻擊他的己黨，而且在曾經知道了的關於莫斯科「無產階級專政」的活動之上加上新的啓發。他責斥蘇維埃政府是反對德國無產階級之奸詭的巨魁，而且他的言詞會一定無疑的給他的千萬同志以大大的影響。

看到了這一切的可怖的揭發，使我們現在能明白許多事體的真相，那些事體在從前似乎是不可解的。

當德國政府反抗法國，所謂魯爾 Ruhr 戰爭期間，德國共產黨突比反動的國家主義者更爲狂熱，他們的新態度是難解的。當國家主義者時那格特 Schlegel 在杜衣士堡 Duisburg 橋上（在萊茵河上）將兇殘的機關槍掃射之時，結果死了許多比利時兵士，那時對於時那格特的譽揚者，沒有人能超過共產黨卡爾拉德克因 K. Becker，而一切的德國共產黨徒也都隨他附和。

== 確 基 的 由 自 ==

正在那個時期，德國共產黨便和德軍的反動軍官勾結，雷文特老伯爵 Von Reventlow——一個極反動者——變成了德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紅旗」的捐助人，並且辯解共產黨和人民黨（「Völkische」 Party（反動的國家主義黨）間的糾紛。爲了取悅於反動者，露絲費協爾 Ruth Fischer——那時德國共產黨中極有勢的領袖——向柏林的「反塞米提」（即反猶太人的）學生演講，叫他們「殺殺猶太資本家」。請注意這個事實：露絲費協爾她自己便是一個女猶太人，她的宣言必是極銳刻的。

其時，克拉納，慈特金 Clara Zetkin（註四）在國會中（時在十一月廿八日）的演講，在德國的全反動者和國家主義中激起了極大的狂熱。她正從俄國回來，所以便趁着這機會道：「德國的將來要倚靠工業和政治方向有相互利益的蘇維埃俄羅斯，而且——假如是需要——在軍事也是如此。」她又說「我不同意於威爾士君 Bert Wells（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員），甚至於相信——他似乎猜想

的德軍與蘇維埃紅軍有一朝可以合作不是非不足信的。」

（註四）——慈特金與羅莎盧克森堡齊名，在後者生時，形影相隨，主張亦似。——譯者

關於她之使與登堡共和國（註五）與蘇俄結軍事上的同盟的職務，慈特金自然在莫斯科已經被教得很好了。此種同盟的性質，現在已從德國軍事當局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代表之已證實的關係而非常明顯了。

（註五）與登堡是歐戰時德皇的軍事統帥，今為德國總統，此言「與登堡共和國」是對與登堡統治的德國的諷詞——譯者

為什麼莫斯科迫着德國共產黨犧牲牠的極有勢力的領袖，不顧及他的領袖為他們大多數集合的大會所舉出之事實——現在也明瞭了。克萊姆林（舊俄皇宮，今日俄政府所在地——譯者）的統治者不以他們的秘密付託任何人。然而他們又不能要求德國共產黨的老領袖們立刻改變他們對於德國軍事當局和反動者的態度

二 基礎的由自 二

；這種態度是要引起猜疑的。這些老領袖們的態度一日不變，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便要受妨害，所以他們遂難以寬恕了。然而當俄國政府決定實施與德軍聯結之時，當德政府正彰然希圖和法國或英國聯合之時，莫斯科政府遂開始和德軍中的反動分子——那是和斯特勒斯曼 *Stresemann* 的政策背馳的——共謀勾結了。新俄羅斯的計畫，是必須將德國共產黨的老領袖抹去，那莫斯科統治者的手腕才得自由。

這便是目前事件的解釋，雖然到了最後一字仍然沒有將牠說及。（於柏林）

——劍波譯自一九二七年六月倫敦自由報第四四三期——

譯者按：列強黨乃一十足之爭權位的黨徒，以「無產階級專政」爲其「專無產階級之政」的幌子。其陰謀之詭詐惡險，無以復加，讀此文後，更證以中國共產黨昔日之聯吳佩孚聯陳炯明聯國民黨等等反動軍閥之矛盾行爲，便知全世界之列寧黨徒莫不如是也。一九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譯後記。

自由的基礎

Max Baginski 著

設使有人能完全控治空氣，而命人類於納費或因缺乏呼吸而窒悶之二途中任擇其一，則我們將爲空氣壟斷者之奴隸。我們如不甘受壓迫而服從其條件，惟有死之一道。我們的服從是絕對的。假設「土地法」上 *Constitution of Land* 載有如下的條款：『所有的公民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他們底自由，必不爲特權 *Special Privileges* 所縮減；』這種難忍的情景，將由于這種反面的譏笑而更難堪，任何一個人，只有愚者才會相信這種「憲法保證的自由」*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liberty*，常常記着那空氣壟斷者的命令；屈服或者死！在屈服與絞殺之中選擇的自由，僅僅是一種 *Twoedged Slavery*，只有失敗的結果的。

現在把空氣的例子換成衣食住，你可以知道人們有同樣的對於土地，生產和